

儿童母语习得和成人外语学习的比较

张忻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75)

摘要:通过对比儿童习得母语和成人学习外语的进程,指出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具体表现在4个方面:1)语言行为习惯不同;2)语言的功能需求不同;3)习得(学习)的机制(程序)不同;4)互动激活的程度和联结强度不同。由于成人学习外语和儿童习得母语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因而理论上的指导意义是有限的,必须认识到成人外语学习中有意识和主观学习的重要作用和开发联接强度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儿童母语习得;成人外语学习;语言行为习惯;习得机制;联结主义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3)03-0418-03

语言学界一直对“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和“语言学习”(language learning)这两个概念颇有争议。不少语言学家主张严格区分它们,代表人物是Krashen S D,他强调“习得”是潜意识过程,比如习得母语;“学习”是有意识过程,比如学习外语^[1]。也有对此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多年以来,语言学家试图通过研究儿童如何习得母语,从中找出规律,指导成人学习语言,形成了不少著名的儿童语言习得理论。

笔者认为,儿童语言习得理论虽然都有各自独到的贡献,但也有其局限性。所谓儿童语言习得是指人类所特有的一种能力,是人脑的一种自然机制。而成人语言学习则是对这一自然机制加以干涉,从而使其不断完善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这种区别不仅是术语的区别,更是认识和掌握语言过程的差别。

一、语言行为习惯不同

行为主义心理学十分重视语言行为,认为语言是一种人类行为。其代表人物美国心理学家Skinner B在《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中指出,语言不是一种思维现象,而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与人类的其它行为一样,是通过习惯的养成而学会的。如儿童习得母语主要经过4个步骤,即:模仿→强化→重复→成形。^{[2][12]}

Bloomfield L在《语言论》(Language)中也表

述了他的行为主义语言观,认为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是人类行为的折射,是受到外界刺激后反复模仿的过程,是通过刺激—反应逐渐积累起来的。他用一个公式来解释语言运用的心理过程: $S_1 \rightarrow | R_1 \rightarrow S_2 | \rightarrow R_2$ 。比如: Jill 饿了想吃苹果的刺激 S_1 ,使他产生请 Jack 给他摘苹果的语言反应 R_1 ,而 Jill 的这一语言行为对 Jack 构成了刺激 S_2 ,对此,他做出摘苹果的反应 R_2 。 $S_1 \rightarrow R_1$ 代表语言表达能力, $S_2 \rightarrow R_2$ 代表语言理解能力。语言的获得便是建立在这两种语言习惯上的^{[3](309)}。

由于儿童头脑中只有一种母语符号系统正在建立,因此,语言的刺激和语言的反应都建立在同一语言符号基础之上。不断的强化和刺激,会形成固定的语言习惯。模仿是语言习得的一个客观事实,没有大量的语言接触和模仿,儿童不能学会说话。强化也是语言习得的一个事实,而且强调的大多不是语言形式,而是语言内容,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成为后来语言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但是,成人的情形就大不一样。成人头脑中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母语符号系统,已经养成了母语的语言习惯,因此在外语学习中,新的语言习惯就会受到旧的语言习惯的影响,简单的模仿和强化是不够的,它需要借助转移。完成 $S_1 \rightarrow R_1$ 的语言表达过程需要转移,完成 $S_2 \rightarrow R_2$ 的语言理解也需要转移。这种转移完全是有意识的,而且,在转移过程中, S_1 S_2 的反应 R_1 R_2 是个变量。因为新旧语言行为习惯不同,获得的反应也有所不同。

所以,成人的语言行为中少了一些自然、客观的成分,多了自身主动的成分。自然习惯的不同必然导致主观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成人学习中完全割裂主观有意识的学习是不科学的。

二、语言的功能需求不同

Halliday 从功能的角度来研究儿童语言习得。他认为,儿童之所以能够习得语言,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语言能帮助做事,可以满足他们自身的需要。习得语言是为了学会如何表达意思,是掌握语言的语义体系。Halliday 把能够帮助儿童做事的语言功能归纳为 7 种:工具功能;调节功能;相互作用功能;表达个人的功能;启发功能;想象功能;表现功能^{[3][28]}。Halliday 对自己的儿子 Nigel 习得母语的过程进行过仔细的观察和研究,发现儿童选择一种语法规则去理解和构造句子,是因为这种规则与他们在交际中获得的概念相对应。

母语习得伴随着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它与认知发展紧密联系。儿童在必须了解如时间、空间、情感等概念的同时,还必须学会表达这些概念的语言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母语的习得取决于儿童对周围世界的概念认识,反过来,语言符号帮助他加深了对周围这个变化的世界的认识,同时也促进了他的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认知的需要、社会接受的需要从客观上强迫着儿童习得母语;从主观上说,儿童的符号领域是从空白开始,没有参照,没有比较,没有干扰。另外,儿童的目的和动机单纯,几乎没有焦虑心态,客观世界消极、负面的刺激在他看来也是一种概念的认识,所以他对于语言的吸收是无条件的,是没有主观色彩的,因而习得的过程是自然的、愉快的。

但是,成人学习外语的动机不是认识世界的需要,也不是社会交际的惟一需要。Halliday 所列的 7 种语言功能需求,成人是通过母语本能地完成的。因为母语表达方式在成人的头脑中已经定型,他们已经熟悉了母语的规范,包括语法规则。成人理性的思维会驱使他用母语规则去衡量外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母语也能帮助理解,但这种依赖思想一直是外语学习的最大障碍。要克服这个障碍,没有主观有意识地学习是不行的。

三、语言的习得(学习)机制(程序)不同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Chomsky 的理论在

语言学领域一直居主导地位。他的先天论是对传统理论的挑战。他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语言习得机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这种心理机制的根本就是形式语法系统。儿童后天接触到的极其有限的语言材料 (finite language data) 对语言习得机制的发展起到的只是一种触导机制 (triggering device) 的作用。也就是说,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基本语言材料作用于儿童的习得机制,最终使他获得运用语法规则的能力。即 Chomsky 提出的语言习得模式^{[4][15]}: 基本语言材料 → 语言习得机制 → 语法规则。他强调的是儿童天生的语言能力 (competence) 而不是以解释人的语言行为 (performance) 为最终目的。因为儿童先天固有的语言习得机制是相同的,并且都是由一套普遍语法组成的。所以,不管其智力因素如何,所处环境如何,所接触的语言材料多寡如何,都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掌握母语的问题。

但是,成人似乎没有或逐步丧失了这种习得机制。其实,成人的语言习得机制并没有丧失,只不过输入人脑的程序发生了变化,头脑中已经有了一套母语语法系统。由于受固存母语程序的影响,使得人脑加工和处理第二套语法程序的速度就不一样了。就好比计算机,没有相应的程序,就只是一部机器,只有调整程序,修改规则,它才是电脑。人脑也如此。因此,我们不必抱怨成人年龄大,语言机制丧失,也不要盲目提倡学外语越早越好。笔者认为,儿童学英语开始吸收特别快,后来却会慢下来。因为人脑的内存也是个定数,总有饱和的时候。母语的进程在加快,挤占了人脑的内存空间,储存外语的机能自然减慢了。同样的道理,由于成人的母语体系已完全形成,所以会影响到新程序的介入和储存。如果没有特别的激活和联结因素,人脑处理语言的能力是基本一致的,而且是母语优先。所以,学外语起步早还是晚,学成的结果相差不太远。

四、互动激活的程度和联结的强度不同

联结主义 (connectionism) 是当前风靡一时的语言学理论。它是基于互动激活 (interactive activation) 理论的基本假说。该假说认为,语言的加工过程既包括从下到上(即从低层向高层)的过程 (bottom-up process), 也包括从上到下(或称为从高层向

低层)的过程(*top-down process*),这两种过程可以在同一时间互动^[5]。

李平曾举例说明,当你听到“小明和小张在切蛋糕”这句话时,既可有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的过程,也可以有语境→语义→语法→词汇→语音的过程。听者在干扰下仍能完整地理解句子,就是这两个过程互动的结果。如果“蛋糕”的“糕”字突然受到干扰(比如电话中断或电波干扰信号),听者的听力理解系统可以根据语境,在缺乏语音的情况下,自动修复并添加“糕”字的音。这种语境效应和词优效应在儿童习得母语的过程中体现得很充分,很自然。但在成人学习外语中就不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成人不会利用语境和语义产生语境和词优效应,不能激活两个过程互动,因而造成理解障碍。

在此基础上, Rumelhart, McClelland 和 PDP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Group 于1986年提出PDP理论,概括联结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强调知识的“分布表征”(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也就是说,一个概念由多个单元互相作用的关系来表达,概念的不同只是因为多个单元中的某些单元或被激活,或被抑制。而传统的“方位表征”(localist representation)的特点是,一个信息加工单位(单元)只表达一个概念(如语素、字、词),而一个概念也只有一个单位来表达,概念与单位只是一对一的关系^[5]。

有的学者把联结主义也称为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s),因为它与神经系统中的神经元(neur-

rons)的激活与联结原理相似。人脑中大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可同时激活,相互联系起来,做大量的信息处理。而这种激活和联结关系是靠神经元中轴突和树突的紧密接触,即突触(synapse)来完成的^{[6][7]}。

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认知世界的刺激使得轴突和树突迅速成长,突触联系也惊人发展,不断形成新的突触。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突触联系增强了记忆,储存了知识。而成人身上的突触联系已经成熟,神经元之间不大会形成新的突触,突触联系自然少些。也就是说,信息加工单位之间的强度不强,互相激活的程度不高。但是,“突触在对经验作出反应时也还是可以改变其效能。”^[8]这种改变和发展是随着学习经验的增加而扩大的,因此学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 [1] Krashen S D.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Oxford: Pergamon, 1982.
- [2] 王初明. 应用心理语言学[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 [3] 许余龙. 对比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 [4]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 [5] 李平. 语言习得的联结主义模式[J]. 当代语言学, 2002, (3): 164-175.
- [6] 桂诗春. 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Contrast on children's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adults'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ZHANG Xin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ldren's L1 acquisition and adults' L2 learning through a contrast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language behavior habits; language functions; LAD and connectionism. It goes further to prove the L1 acquisition theories may not as so instructive because of the great difference of the two process. And therefore conscious learning and connectionism should draw our great attention in adults L2 learning.

Key words: children's L1 acquisition; adults' L2 acquisition; language behavior habits; LAD; connectionism